



敦煌丝 绸

敦煌讲座书系



赵丰 王乐 著



“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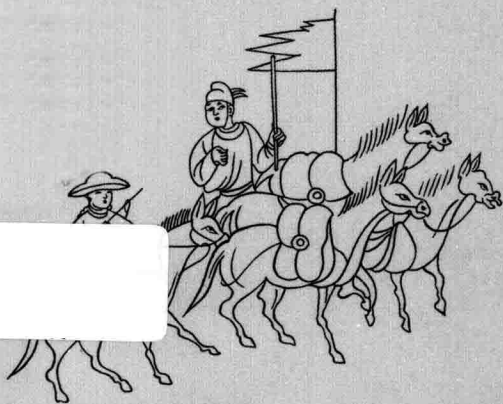


读者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甘肃教育出版社

敦煌讲座书系

赵丰 王乐 著

敦煌丝绸



读者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甘肃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敦煌丝绸 / 赵丰, 王乐著. — 兰州 : 甘肃教育出版社, 2011. 1
(敦煌讲座书系)
ISBN 978-7-5423-2368-2

I. ①敦… II. ①赵… ②王… III. ①敦煌(历史地名)—古丝绸—研究 IV. ①K876.9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235071号



策划: 王光辉 薛英昭
责任编辑: 秦才郎加 王露莹
封面设计: 徐晋林
版式设计: 赵 鹏

敦煌丝绸

赵丰 王乐 著

甘肃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730030 兰州市读者大道568号)

www.gseph.com 0931-8773255

兰州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毫米×1092毫米 1/16 印张 15.75 插页 4 字数 210千

2013年12月第1版 2013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2 000

ISBN 978-7-5423-2368-2 定价: 30.00元

序

敦煌之大，包罗万象，这使得丝绸之路上的每一位行人、僧人及学者，一旦路过敦煌，都会驻足关注，虽然他们的角度可能并不完全相同。我生长在丝绸之府的浙江，来到敦煌，我更多关注的则是在敦煌发现的古代丝绸，并由此与敦煌丝绸结下了将近 30 年的缘分。

第一次来到敦煌是在 1985 年的夏天。那时，我刚刚研究生毕业，便只身万里西行。先到了乌鲁木齐，刚好遇上首届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学术研讨会的召开，见识到了敦煌在隋唐历史和中外交流史上的重要地位；然后就从乌鲁木齐开始，一站站地返回杭州。首先是坐火车到柳园，再是坐汽车到敦煌。炎炎烈日之下穿过戈壁沙滩，一次次看到远方的树林和湖景却又一次次地在慢慢接近之后消失，最后我终于来到了神往已久的敦煌。

当然，在敦煌莫高窟看的主要是洞窟。我持着樊锦诗院长的特批函，并在王进玉兄的陪伴下，花了三天时间看了五十个左右的洞窟，各个年代，不同风格。当时，我用了十分简易的方法临摹了壁画上大量的服饰图案。虽然用临摹来研究敦煌服饰图案始于常沙娜老师和她当年的同事黄能馥和李绵璐先生，后来，苏州丝绸工学院的诸葛铠先生也出版过敦煌服饰图案方面的资料，但我自己用圆珠笔进行速写却使我对敦煌

壁画中的丝绸图案有了初步的了解。现在回头来看，当时的速写依然非常亲切，这些临摹对我日后的研究工作也极有好处。回来之后，我就写了一篇关于敦煌壁画中丝绸图案的研究小文——《敦煌所见隋唐丝绸中的花鸟图案》，后来此文收录于《敦煌吐鲁番研究论文集》（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0年）。

我第一次真正见到敦煌丝绸是在1998年。那年我在纽约大都会博物馆做访问学者，同时正在筹划对欧洲的中世纪丝绸进行游学调查，散藏于世界各地的中国丝绸自然在我的寻访范围之内。此年7月，我先到巴黎，在著名的中国纺织史研究者里布夫人（Krishna Riboud）家中落脚，她出面安排我在吉美博物馆观摩伯希和收集的敦煌丝绸。记得当时我的兴趣主要在中亚织锦一类。在这里，我不仅看到了几件敦煌发现的中亚织物，同时也看到了传说是伯希和从新疆克孜尔一带获得的锦袋。

在大英博物馆观摩斯坦因收集的敦煌丝绸已是在我欧洲游学的后期，我当时落脚在著名敦煌学者韦陀（Roderick Whitfield）的儿子家中，他家就在大英博物馆附近。应该是在9月的某天早上，我在大英博物馆见到约好的麦嘉乐（Carol Michaelson）女士，她把我带到他们的阅览室，为我展示了五六件敦煌丝绸，其中也以中亚织锦为主。这一次的观摩给我的印象更深。

我真正开始从事敦煌丝绸的系统研究，也还是从大英博物馆开始的。2004年5月，麦嘉乐到访杭州，参观了我们丝绸博物馆，谈到美国Melon基金会资助的国际敦煌项目（International Dunhuang Project），并邀请我去大英博物馆整理斯坦因在中国西北所获的纺织品文物。这样，我最终在2006年4月成行，开始我在大英博物馆为期半年的客座研究，专门整理斯坦因所获纺织品。5月在与麦嘉乐探讨之后，我又形成了对所有敦煌丝绸进行系统研究的构想，计划出版多卷本《敦煌丝绸艺术全集》。后来我又正式邀请了大英博物馆的汪海岚（Helen Wang）、维多利亚阿伯特博物馆的白海伦（Helen Persson）和英国国家图书馆的吴芳思

(Frances Wood) 合作，把维多利亚阿伯特博物馆和英国国家图书馆所藏的敦煌纺织品也一并纳入，首先出版了《敦煌丝绸艺术全集》的英藏卷。

《敦煌丝绸艺术全集》计划囊括世界上所有的敦煌纺织品（不包括以纺织品作为底料的绘画作品）。由于早年莫高窟藏经洞发现的敦煌丝绸散藏于英国、法国、俄罗斯、印度、日本等国，敦煌研究院也曾在敦煌莫高窟考古和保护的过程中发现了一批丝绸与纺织品，因此，这个项目就必须与这些相关国家和机构进行合作。当然，这个项目是一个研究与出版项目，其主要资助者和操作者是东华大学和中国丝绸博物馆的团队，所以，东华大学和中国丝绸博物馆在人力和财力上都给予了巨大的支持。到 2013 年为止，《敦煌丝绸艺术全集》中的英藏卷（中、英文版）、法藏卷（中、英、法文版）已经正式出版，俄藏卷也将要出版，中国部分的整理和研究工作已经开始，但难度较大的是印藏和日藏部分。

在整理和研究敦煌丝绸资料的同时，我们又承担了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敦煌丝绸与丝绸之路——历史、技术和艺术的综合研究”。在这个研究项目中，我们以敦煌出土的丝绸文物为主要研究对象，同时结合敦煌壁画和敦煌文献，对敦煌丝绸从技术、艺术和历史等各方面进行了综合的研究，特别是把敦煌丝绸放在丝绸之路以及东西方纺织技术、纺织艺术和纺织文化交流的大背景下来进行研究，最后于 2007 年完成了此课题，此后又出版了《敦煌丝绸与丝绸之路》一书（中华书局，2009 年）。这次的《敦煌讲座》书系中的《敦煌丝绸》，其中的实物资料虽然来自散藏于世界各地的博物馆和研究机构，但其写作框架和写作内容主要还是来自于这一课题。

敦煌丝绸研究至今，领域已经开辟，耕耘者也日益增多，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下成立了染织服饰专业委员会，相关工作也在积极开展中。我曾在一篇关于敦煌丝绸研究的综述性文章中用了这样的标题：“辟一

地栽桑植麻，为敦煌锦上添花”。我们期待通过在敦煌学领域的栽桑植麻，最后能开辟出一个丝绸之府、纺织之乡，培养出一批蚕娘织工，把敦煌学这块美锦，编织得更加绚烂夺目。这也是我们撰写《敦煌丝绸》这本书的目的所在。

赵 丰

目 录



序	1
第一章 敦煌丝绸概论	1
第一节 敦煌丝绸的种类	3
第二节 实物资料	12
第三节 敦煌壁画、彩塑与丝绸	19
第四节 敦煌文书中的丝绸	23
第五节 敦煌丝绸研究小史	28
第二章 纺织原料与工具	41
第一节 麻布	43
第二节 白纛	45
第三节 毛褐和毡毯	49
第四节 普通丝织品	51
第五节 纺织机具	53

第三章 织花丝绸	57
第一节 织锦	59
第二节 绫绮	65
第三节 纱罗	84
第四节 妆花	88
第五节 缣丝及其他	94
第四章 印染与刺绣	97
第一节 夹纈	99
第二节 绞纈和灰纈	105
第三节 从锁绣到劈针绣	108
第四节 平绣	114
第五节 加金绣	117
第五章 丝绸图案的演变	121
第一节 北朝骨格	123
第二节 万种团窠	126
第三节 枝繁花茂	134
第六章 佛教中的纺织用品	137
第一节 幡	140
第二节 伞盖	149
第三节 帷幔	157
第四节 帙、巾	162
第五节 毡、毯	175

第七章 生活中的丝绸服饰	181
第一节 上衣	183
第二节 下装	194
第三节 头衣和足衣	197
第四节 服饰的配套	201
第八章 敦煌丝绸的东西往来	205
第一节 吴绫、越罗和河南绡	207
第二节 番锦和胡锦	216
第三节 高离锦和朝霞锦	226
敦煌纺织品编号缩略语说明	229
参考文献	231
后记	241



第一章

敦煌丝绸概论

敦煌讲座 | 敦煌丝绸

敦煌位于甘肃省河西走廊的最西端，是进入新疆、通往西域的必经之处。《隋书·裴矩传》引《西域图记·序》指出了敦煌在丝绸之路上的重要地位：“发自敦煌，至于西海，凡为三道，各有襟带……故知伊吾、高昌、鄯善，并西域之门户也，总凑敦煌，是其咽喉之地。”^①

敦煌的莫高窟又名“千佛洞”，始凿于前秦建元二年（366），既是敦煌历史和文化的象征，也是敦煌文物的主要收藏地。在这些文物之中，就包括大量丝绸材质的物品。

1900年6月22日，从湖北流落到敦煌莫高窟的道士王圆箴雇了几个伙计在清扫莫高窟第16窟入口处堆积的流沙时，意外地发现甬道北壁壁画后有一个密室。王道士与伙计们连夜击墙入室，发现这个洞窟“约丈余大，有白布包等无数，充塞其中，装置极整齐，每一白布包裹经十卷。复有佛帧绣像等则平铺于白布包之下”^②，这个洞窟就是被后人称之为“藏经洞”的莫高窟第17窟。洞中除发现大量纸质文书外，还有不少丝织品，包括幡、伞盖、经帙、经袱、佛像以及各种残片。

王圆箴的发现打开了敦煌莫高窟文物的大门。由此之后，西方的探险家、中国的艺术家和考古学家纷至沓来，对敦煌莫高窟所保存下来的文献和艺术品进行了全面的、综合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敦煌丝绸则是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

①（唐）魏征等《隋书》卷六七《裴矩传》，中华书局，1973年，第1579页。（注：本书仅在第一次注释时才详标作者、书名等出版信息，以后引用相同文献时均略写出版信息。）

② 谢稚柳《敦煌石室记》，1949年，第3页。

第一节 敦煌丝绸的种类

敦煌宝库留存的历史信息十分丰富，其中也保存了大量古代丝绸的实物、文献和图像资料，可供我们对敦煌丝绸进行全面的研究。但在这三种资料之中，莫高窟发现的丝绸实物是最为重要的基础，同时，藏经洞发现的敦煌文献中有许多相关记载，莫高窟壁画中也有大量的描绘。因此，我们可以充分地利用这三种资料通过文献考证、图像比较、分类统计、技术复原等方法，来还原在莫高窟开凿之后到元代几近废弃这一千年间的敦煌丝绸的种类、工艺及其贸易等各方面的细节，为丝绸之路上的丝绸研究提供一些丰富的实例。

不过，当我们关注敦煌丝绸时，其实我们的范围并不是绝对的。一般来说，敦煌丝绸的概念是指在敦煌莫高窟发现的或是所记载、所反映的所有以丝绸为材质的物品，它们的种类可以进行如下分类，但并不是所有丝绸材质的物品都在本书的讨论范围之内。

一、以丝绸为材质的佛教用品

敦煌发现的纺织品数量大、种类多，它们大部分与佛教有关，尤其是藏经洞发现的丝绸制品，多为供养菩萨、庄严道场的法器，包括佛教题材的绢画和刺绣、作为佛教供养用具的幡及幡画、包裹经卷的经帙经

袱以及大量的织物残片。按照形制来分,这些织物又主要可分为幡、伞盖、经帙、绣像、百衲等法器 and 佛教用具。

藏经洞所出丝织品中,幡及幡残片的数量众多。莫高窟共发现唐代的幡及幡残片 360 件左右,其中约 40 件保存较完整。敦煌发现的幡类似人形,其制作材料主要为纺织品,且大多数为丝织品。这些幡在发现的时候多是裹在包裹或写卷中,一些窄的幡还被整齐地卷起,所以织物保存完好,能轻松打开^①。从敦煌文献中的记载来看,敦煌的幡多为寺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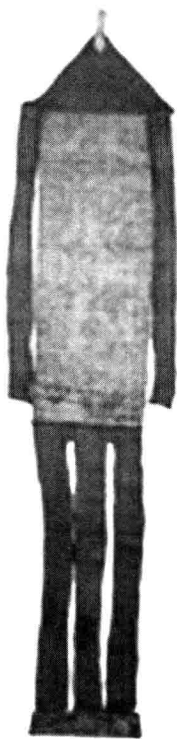


图 1-1 黄地团窠盘鹤夹缬绢幡

院的常住什物。除了作为佛教法器使用外,还有相当一部分是发愿幡或供养幡,一般作为供品由虔诚的供奉者供献给佛以示其敬意。藏经洞出过一件黄地团窠盘鹤夹缬绢幡(L:S.621),此幡幡身底部有 3 行横向于阙文墨书,内容为祈祷佛祖保佑供奉者远离麻烦,并帮助实现其愿望(图 1-1)^②。敦煌研究院也收藏有两件类似的发愿幡,均发现于莫高窟第 130 窟内。其中一件(K130:3)幡身第一段有墨书发愿文 6 行 38 个字,所记时间为“开元十三年(725)七月十四日”,由此可推断,该幡制作于盛唐时期。

同幡一样,伞也是敦煌寺院重要的佛教用品。伞又称盖,或称伞盖,在佛教中常用于佛、菩萨等的头顶,以示尊崇。虽然幡、伞在敦煌文书中出现的频率都很高,

① Aurel Stein, *Serindia*,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21, Vol.2, p.831.

② 赵丰主编《敦煌丝绸艺术全集·英藏卷》,东华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68页。

但相对于幡来说，敦煌发现的伞盖数量要少得多，形制也比较单一，且大多尺寸很小，制作粗糙，可能只是一种象征性的伞盖。

敦煌莫高窟还发现过一些绣像及其残片，它们应该也都是礼佛供养之物，绣像的题材主要有佛祖、菩萨和供养人等。其中有三件绣像保存比较完整：一件是北魏时期的刺绣（K125:1），上面绣有佛说法图、供养人和发愿文；另一件是刺绣《灵鹫山释迦牟尼说法图》（MAS.1129），表现的是佛祖释迦牟尼在灵鹫山的山顶对菩萨及众生说法的场景；第三件刺绣佛像（Ch.00100）上绣有 high 10cm、姿势相同的坐佛 70 多尊，身披红色、橙色或褐色袈裟，绣像右边还残存有 7 身供养人像。

经帙、包裹经卷的包袱布、经卷封面、经卷系带也是敦煌丝织品中的大类。藏经洞中共发现完整的丝质经帙 7 件，较完整的竹编经帙 4 件，更多的则是包裹经卷的包袱布以及纸制卷轴卷首中间所穿的缠裹经卷的系带。其中收藏于法国吉美博物馆（Musée Guimet）的团窠尖瓣对狮纹锦缘经帙（EO.1199）与现藏于大英博物馆（British Museum）的一件编号为 MAS.858 的经帙，它们的形制和面料都一致（图 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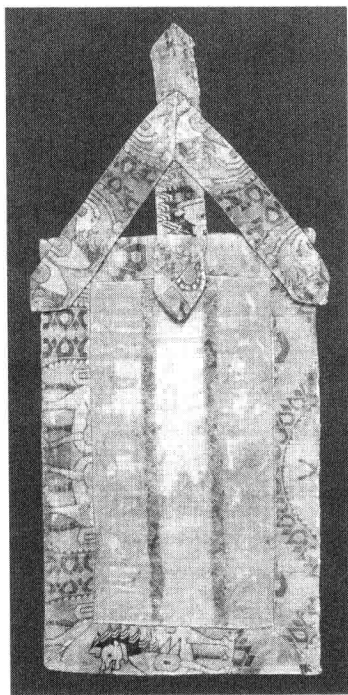


图 1-2 EO.1199 团窠尖瓣对狮纹锦缘经帙

二、以丝绸为材质的日常用品

以丝绸为材质的日常用品最主要的就是服饰，包括衣、裤、鞋、袜、帽子、手巾以及帔帛等，其他的还包括被、褥等。

莫高窟南区的洞窟中大多有壁画和塑像，这里是石窟寺的礼佛区，

故南区发现的丝织品多是供养礼佛之物，未见日常用品。莫高窟北区是生活区，石窟则多为僧房窟、禅窟、瘞窟、廩窟，仅有7个窟是礼佛窟，其中发现过不少丝绸残片和实物，但多数已残。

莫高窟北区第228窟是一个瘞窟，开凿于隋末唐初，窟内发现了人骨、随葬品以及一件河西大凉国安乐三年（619）的随葬衣物疏，上面记录的服饰有衫、裤、靴等，其他的还有被和5匹帛练。窟中出土的纺织品实物不多，且与衣物疏中的记载无法对应。出土的丝织品共3件，包括一件黄色的袈裟、一个长方形袋以及一块墨绿色纱。出土的棉织物包括一件棉布枕头、一件棉布三角形袋以及3片粗棉布残片。北区其他的洞窟中也有不少实物发现，只是年代较晚，大多为元代的衣物^①。

敦煌文书中涉及了大量以丝绸为材质的日常用品，且以服饰为多。文书中出现的服装主要有衫、袄、长袖、半臂、袜肚、裙、裤、裤等，饰品则包括鞋、袜、帽子、手巾以及帔帛等。这些服饰多以丝绸为材料，几乎包括当时所有的丝织物品种，包括绢、绫、锦、罗和绉等。上述实物反映出的工艺除了织造外，还有刺绣、染缬、绘画和贴金等。

三、以丝绸为材质的佛经与佛画

藏经洞中也发现过不少绘画和写经。这些绘画多以佛教为题材，通常绘在绢或者麻布上面，其主题包括佛祖、菩萨、飞天、行脚僧和经变故事等。画面中有时也会出现供养人的形象，多出现在画面下方和引路菩萨画像中。如伯希和敦煌藏品中的地藏十王图绢地彩绘（MG.17662），此绢画长229cm，宽160cm，笔法工细，设色妍丽，画面分为上下两部分。上半部分的画面中心是身披袈裟、手持锡杖的戴帽地藏王，他坐于莲花台上。地藏王下方绘有南无道明和尚与南无金毛师（狮）子，再往

^① 彭金章、王建军《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第1、2、3卷，文物出版社，2000年7月、2004年7月。



图 1-3 地藏十王图绢地彩绘